王會篇箋釋

王會篇箋釋序

周書爲百篇之餘箸錄於子駿七略孟堅藝文志非出於汲冢而讀者多懵其源流至王會一篇紀成周之盛名物制度足補墳典邱索之闕自許鄭注經皆所援引尤可寶重顧船比部精心孶覈博稽詳校成箋釋一書觀者咸服其賅博精深擬諸裴氏之注三國酈氏之注水經而余謂其過人處在於訓詁地理二端尤爲得未曾有蓋先秦古籍深奥難通顧船能疏通而證明之如韠韍之義足補浚長亢唐之訓足匡司農邛邛距虛之爲二獸足糾景純豁然若晦之見燎釋然若冰之方泮其它毋穿經術宏益良多定宇召弓有所不逮至若禹

貢方域春秋地名古人所稱絕學而商周國名曠無攷證路史之流患在無稽不足依據願船獨能一一求其所在不爲鑿空之談如區陽西申規規禺氏之類每樹一誼堅確不移使讀史者上下千秋縱橫萬里可以燭照數計不誠爲稽古之快事哉昔閻潛邱精攷證之學嘗云讀書必尋源頭手一書至檢數十書相證侍側者頭目爲眩而潛邱精神涌溢眼爛如電其所著述屹如長城堅不可攻故杜于皇贈閻詩有云不貴子博觀貴子秉確識吾子必自愛如子實難得余曩謂斯語非潛邱不足當之亦非于皇不能言之至今日可轉爲願船贈矣因題於簡耑以志忻慕戊申二月望日平定張穆

王會篇箋釋審定校勘爵里姓氏

大興徐星伯太守松

歙鄭浣香文學復光

河間苗仙露明經夔

桐城姚石甫觀察瑩

邵陽魏默深刺史源

安邱王菉友大令筠

道州何子貞編修紹基

平定張石州明經穆

旌德呂鶴田大卿賢基

歙王子懷侍御茂蔭

兗州王蔭之學士 東槐

順德羅椒生通政 惇衍

閩王雁汀學士 慶雲

漢陽劉茮雲學正 傳瑩

嘉應李子廸檢討 光彥

上元馬湘颿侍御 沅

江都汪臨卿編修 廷儒

歙方子佩編修 允鑅

仁和錢冬士農部 步文

武陵胡光伯編修 焯

南豐吳子序編修 嘉賓

臨桂龍翰臣殿撰 啟瑞
漢陽葉潤臣中翰 名澧
曲阜孔繡山舍人 憲彝
任邱邊袖石編修 浴禮
益都陳雪堂憲部 山嵋
吳潘季玉奉常 曾瑋
代州馮魯川憲部 志沂
六合徐彝舟檢討 鼒
句容陳阜人憲部 立
邵武楊湘芸農部 寶臣
侯官林薌谿孝廉 昌彝

同安林晴皋編修鶚騰

惠安陳念亭憲部金城

高要馮展雲侍讀譽驥

王會篇箋釋序

王會一篇載於周書紀成王時四海職貢之盛其威儀度數可以補儀禮周官之缺其國名地名上綴禹貢旁稽職方下可與後世史志相證其方物皆五方珍奇足資博覽而又一一摭實詳記與爾雅說文相表裏非若山海經禹本紀諸書之怪爲搢紳先生所難言也然則學者欲論治道稽典制孳雅訓攷文獻仰溯姬籙舍此事末由知已顧其注家自晉孔晁後惟宋浚儀王氏補注頗詳且增入大傳所載禹四海異物與本書附載之湯四方獻令並加詮釋俾三代之典彙合參觀誠有功於後學自時厥後讀家稀絕途徑榛蕪迄於今日奪謬

淆譌益復難讀當世名人爰自抱經盧氏曜北梁氏懷祖王先生以後校訂注釋者數家然諸君子大都考其字句正其譌闕至於詮釋雅訓地志方物之事猶或引而不發未能盡詳今則以王氏補注爲本并取諸家所長增採音義徧考羣籍悉心擘覈作爲箋釋箋以闡注釋以祛疑其既經諸家考定歸趣無異不事更張或它家之論稍有齟齬概從蓋闕毋滋眩惑凡所指摘雖頗有依據舊文爬羅剔抉蓋仿鄭康成駮異義箴膏肓之例諸本互異擇善而從亦用鄭君注禮詳故書今書之例惟是學譾識陋罔能淹貫穿穴掎摭聊效管闚至其精指請以俟之明哲云道光二十九年五月望後一日

光澤何秋濤自識

王會篇箋釋卷上

周書

周室既寗八方會同各以職來獻欲垂法厥世作王會

王氏應麟補注曰晉輿服志云成王之會唐顏師古云昔武王時遠國入朝太史次爲王會篇愚謂成周之會在成王時詩序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是也八方四方四維之國

秋濤曰按周之王業雖成於文武然興禮樂致太平實在周公輔成王時詩蓼蕭序澤及四海鄭箋以爲國在九州之外而引爾雅所言四海及虞書外薄四

海之文釋之孔疏引越裳來朝事以爲此詩之作當在周公攝政之六年其事葢約略可考戴記明堂位篇亦有公侯伯子男及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朝位與此篇合觀足見會同之盛矣周官大宗伯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古帝王巡狩方岳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虞書所云肆覲東后是也此獨云八方者按周官職方氏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正東曰青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正北曰幷州推此言之加西北西南二方則合爲八方其所屬之夷職方所云四夷東方也八蠻南方也七閩東南方也九貉東北方也五戎西方也六狄北方也此書所載兼及巴濮

等地則爲西南方大夏等地則爲西北方故云八方
會同也各以職來獻者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
者述所職也周官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
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
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
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
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此篇所載諸侯之朝蕃國之
摯皆述職之事咸與禮合蓋周朝受命之初故侯服
蕃國畢至史臣紀之以垂示後昆爲法萬世其意深
遠矣至聖人之治不寶遠物所以崇儉德戒遠略而
此篇所記多珍奇之品蓋在中國視之爲希有之物

而在其本國則皆易得而不貴者所以柔遠人懷諸侯周聖王奄有萬邦之宏模也

王會

成周之會本注周一作王

孔氏晁傳曰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王氏補注曰成周者洛邑之總名成王命周公營成周卜瀍水東澗水西爲朝會之地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作雒篇秋濤按周書之四十八篇曰乃作大邑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十七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湊王氏自注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

秋濤曰左傳言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

王言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粤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周公營洛建二城一爲王城朝會之地也一爲下都處商民之地也書洛誥云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卽王城也在今河南府洛陽縣城內西偏周都西京以此爲東都至平王東遷訖景王十一世皆居於王城敬王始遷成周而王城廢赧王復居之洛誥又云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卽下都也亦謂之成周在今洛陽縣城東二十里與王城相去十八里魯昭公二十六年敬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乃召諸侯城之自是迄春秋之末凡書京師者皆

指成周此春秋經傳所記王城成周迥爲二地不可溷也此篇所言成周之會則在西京盛時甫營洛邑之後故孔氏以爲王城浚儀以爲成周者洛邑之總名說本不誤但未及春秋時王城成周之別恐讀者不明故詳著之作雒篇云以爲天下湊孔注湊會也

墠上張赤帟張陰羽秋濤按一本帟皆从廾从亦又案下張字衍當刪

孔氏曰除地曰墠帟帳也陰鶴也以羽飾帳王氏補注曰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司儀將合諸侯爲壇三成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幕人朝覲會同共帟掌次合諸侯設重帟帟以芘下而承塵易曰鳴鶴在陰相

鶴經曰鶴陽鳥也而游於陰禽經曰鶴愛陰而惡陽故以陰爲鶴王氏自注三禮圖在上曰帟四旁及上曰帷上下四旁悉周曰幄

秋濤曰廣韻撣常演切廣雅張施也周官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音義云張劉音帳戚如字是此字陟亮二切皆可讀也說文無帟字玉篇帟如石切平帳也又承塵也按周官注鄭司農云帟平帳玄謂帟主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秋濤按蓋後鄭以承塵之義明帟所以爲平帳非與先鄭異說也玉篇誤會鄭意分爲二解非是賈疏亦不明晰浚儀云帟以庇下而承塵又引三禮圖在上曰帟與先後鄭之說密合當爲帟字碻解也至訓陰爲鶴其義未確王伯

申尙書曰古無謂鶴爲陰者鶴游於陰而謂鶴陰雁爲隨陽之鳥亦將謂雁爲陽乎今按陰羽與赤柰對文謂淺黑色之羽也說文陰闇也闇謂之陰故淺黑色亦謂之陰爾雅馬陰白雜毛駰孫炎曰陰淺黑也見魯頌駉正義是其證下文青陰羽亦謂青黑色之羽也孔氏亦誤以爲鶴羽秋濤按柰既赤色故用淺黑色羽飾之爾雅釋畜郭璞注亦以陰爲淺黑說文陰本作侌从今聲而黑部黔黧也亦从今聲葢陰黔古音相同故可假借也

天子南面立綖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搢珽

孔氏曰繁露冕之所垂也所尊敬則有焉八十物大

小所服搢插也珽似笏秋濤按一本作笏也非王氏補注曰司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古者受朝立而不坐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黃帝初作冕王氏自注綖冕同崔豹古今注牛亨問冕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冕之旒似露而垂王袞冕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用玉二百八十八前旒蔽明無繁露所以廣視也珽玉笏也玉藻曰笏天子以球玉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玉人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大圭或謂之珽王氏自注董仲舒春秋繁露以屬辭比事有聯貫之象也

秋濤曰綖玉篇音亡遲切此篇借作冠冕之冕孔氏

謂所尊敬則有繁露按朝諸侯雖非所尊而未嘗非所敬也何以無繁露乎浚儀以為廣覩之意似是然

唐叔荀叔周公太公在天子左右亦無繁露堂下之殷公夏公及相者太史魚大行人與郭叔皆有繁露則以浚儀說推之亦未能盡合也又案禮記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鄭注雜采曰藻天子以五采藻為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周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所謂五采繅十有二就卽此所云繁露也

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絻亦無繁露朝服

七十物搢笏旁天子而立於堂上

孔氏曰唐荀國名皆成王弟秋濤按此證未確辨見後故曰叔旁謂差在後也近天子一有後字故一有其字冕亦無旒王氏補注曰唐叔虞封於堯舊都爲唐侯地理志太原晉陽縣詩唐國王氏自注在今太原府秋濤案西漢太原郡晉陽縣即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治左氏傳有荀侯秋濤按桓九年始見傳世本荀姬姓杜預云河東長修縣東北有荀城王氏自注在今絳州秋濤案長修本西漢縣在今山西直隸絳州西北玉藻笏諸侯以象曰荼前詘後直五經要義笏以記事防忽忘禮圖云度二尺有六寸中博三寸其殺六分去一晉宋以來謂之手板古者笏搢之以記事不執之以爲儀宇文周百官始執笏

秋濤曰孔氏注以荀叔爲成王弟故稱叔其說非也攷左傳僖二十四年載富辰之言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郇卽荀字是荀叔爲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惟唐叔則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凡武王之弟亦皆稱叔如管叔蔡叔康叔霍叔曹叔之類指不勝屈豈得謂稱叔者皆成王弟乎孔意蓋因荀叔列於唐叔之下故誤解耳然周書原文荀必列唐之上今本或傳寫偶爾顛倒不足致疑說文云郇周武王子所封國誤與孔氏同今段氏本已考正改武爲文矣又按桓九年之荀據杜注故城在今絳州界僖二十四年秦伯使

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杜注解縣西北有郇城故城在今山西蒲州府臨晉縣東北十五里以是後人有疑荀與郇爲二國者然其非成王之弟則固灼然無疑也又案周官弁師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鄭注侯當爲公字之誤也三采朱白蒼也其餘謂延紐皆玄覆朱裏與王同也出此則異繅斿皆就皆三采也每繅九成則九旒也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以上皆詳此繅無繁露則是不用繅斿瑉玉其餘皆如常制也注文

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

孔氏曰唐虞二公堯舜後也王氏補注曰樂記武王

克殷未及下車封帝堯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陳王氏自注祝東海祝其縣陳陳州宛邱縣秋濤案祝其故城在今江蘇贛榆縣西南五十里陳今陳州府治淮甯縣　史記以祝爲薊王氏自注幽州薊縣秋濤案薊是縣在今順天府大興縣西南

鄭康成謂黃帝堯舜後爲三恪

秋濤曰按古唐國成王滅之以封叔虞上既有唐叔則此唐必別是一國故浚儀引祝薊證之然春秋時尚有唐侯爵宣十二年唐惠侯始見左傳杜注云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今湖北德安府隨州西北八十五里有唐城鎭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以唐侯爲祁姓堯後則王會之唐公或卽其人至武王封舜後胡公於陳王會之虞公卽陳國也與仲雍之後

封虞公者不同

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綂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皆搢笏

孔氏曰杞宋二公冕有繁露搢笏則唐虞同也秋濤案同一作關非是

王氏補注曰周頌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史記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於杞王氏自注今開封府雍丘縣秋濤案杞雍丘今爲河南開封府杞縣書序成王命微子啟代殷後王氏自注宋今應天府秋濤案宋故都今河南歸德府治商邱縣梅福曰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

秋濤曰杞今說春秋者以爲伯爵非也王者禮二王後如一宋既封公則杞亦當爲公史多闕略當以此

所載為正春秋桓二年杞侯來朝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皆稱侯至莊二十七年杞伯來朝稱伯杜預注左傳范氏解穀梁並曰杞稱伯蓋時王所黜孔穎達左傳疏曰杞自此年稱伯終於春秋故云為時王所黜蓋桓莊僖惠不知何王黜之公羊何注曰杞夏後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黜而不稱侯者方以子貶起伯為黜按三傳釋春秋杞伯有二說而其始封為公則可推而知也

為諸侯之有疾病者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珪瓚次之一無此句皆西面彌宗之旁秋濤案皆西之西一作南非是之旁一本作旁之是也當從之

孔氏曰淮榮二祝之氏也彌宗官名文珪瓚南差在
後王氏補注曰祝主祭之贊詞宗宗人主神之列位
尊卑能知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爲祝能知
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爲宗秋濤案此皆節錄楚語之文古以宗伯爲上宗彌宗蓋宗人云阼階東階也
瓚者盛鬯酒之器以珪爲柄謂之珪瓚
秋濤曰按元和姓纂十四皆淮夷周有淮夷小國後
世氏焉氏族略云其地今淮甸此淮氏亦其比也書
序曰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疏曰榮國名周同姓
諸侯爲王卿士厲王時有榮夷公春秋時有榮啟期
是榮亦以國爲氏者皆名族也楚語云祝使先聖之

後宗使名姓之後其說蓋有所受之矣又案禮記明堂位灌用玉瓚大珪鄭注瓚形如槃以大圭爲柄是謂圭瓚周官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玉人詳祼圭有瓚之制祭統之君執圭瓚詩旱麓之瑟彼玉瓚皆是物也又案彌宗旁之孔氏注釋旁爲差在後謂彌宗之官次珪瓚南差也今本作彌宗之旁非是

爲諸侯有疾病者之醫藥所居

孔氏曰使儲一作諸非左右召一作居非則至也王氏補注曰此見遇臣之厚處事之周

秋濤曰此句上疑有奪文

相者太史魚大行人皆朝服有繁露

孔氏曰魚太史名及大行人皆讚一作贊相賓客禮儀

王氏補注曰春官太史下大夫大朝覲會同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秋官大行人中大夫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

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爲天子棻幣焉絻有繁露

孔氏曰郭叔虢叔文王弟棻錄諸侯之幣也王氏補注曰左氏傳虢叔王季之穆也在畿內謂之西虢括地志故城在岐州陳倉縣王氏自注今鳳翔府秩壽按陳倉故城在今陝西鳳翔府寶雞縣東二十里號文公其後也唐世系表平王求虢叔裔孫序封於陽曲號曰郭公虢謂之郭聲之轉也棻說文艸名古字假借凡晁公衮侯伯鷩子男毳孤絺

卿大夫玄冕之旒諸公九侯伯七子男五玉皆三采孤四三命之卿三再命之大夫再玉皆朱綠

秋濤曰左傳虢國字公羊皆作郭說文虎部虢虎所攫畫明文也郭在邑部云齊之郭氏虛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也从邑𩫏聲據此則國名之號正當作郭虢乃假借字耳又考說文録金色也後世用爲省録字慮之假借也故録囚即慮囚書納於大麓鄭注尙書大傳麓者録也致天下之事使大録之王充論衡正說篇亦曰大麓三公之位居一公之位大總録二公之事蓋今文尙書博士家說皆以麓爲録亦同聲相借也然則此篇之借菉爲録不足異

矣

內臺西面正北方應侯曹叔伯舅中舅

孔氏曰內臺中臺也應侯成王弟曹叔武王弟皆國名爲諸侯二舅成王之舅姜秋濤按姜上當有邑字兄弟也秋濤按自曹叔以下一本皆奪去王氏補注曰左氏傳應武之穆也曹文之昭也武王封其子於應王氏自注今汝州葉縣秋濤按今河南汝州魯山縣東三十里有應城即故應國也封弟叔振鐸於曹王氏自注今廣濟軍定陶縣秋濤按故曹國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是曲禮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傳曰齊甥舅之國

秋濤曰按禮記禮器曰天子諸侯臺門又曰家不臺門爾雅釋宮闍謂之臺孔疏曰兩邊築闍爲基基上

起屋曰臺門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爲臺門而大夫輕故不得也徐氏師曾曰臺門門之兩旁築土爲臺而起屋於其上也萬氏斯大曰天子五門諸侯三門門皆直入無堂屋相間路門內爲路寢卽內朝治朝外朝就門而立左傳邾子在門臺臨廷卽視朝時也然則天子諸侯路寢之外別無朝堂韓詩外傳云吾君有治事之臺卽此臺門也君日視朝於此門之外則廷故古人稱朝廷不稱朝堂也按此篇之內臺外臺

觀諸家所論可瞭然矣

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西方東面正北方伯父中子次之

孔氏曰此要服於比服轉遠故殊其名非夷狄之四荒也伯父姬姓之國中子於王子中行者王氏補注曰服言服王事也比近也以職方九服約之比服其侯甸要服其男采衞荒服其蠻夷鎮蕃與祭公謀父諫穆王謂先王之制有甸侯賓要荒亦與職方異曲禮同姓謂之伯父中子王之支子也

秋濤曰按易比之彖傳曰比輔也下順從也象傳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然則侯服甸服固可稱比服矣金氏履祥曰要約也其地遠於畿甸雜於夷狄雖州牧侯伯爲之綱領控制而其文法則略於中國矣四遠蠻夷之地田野不井人民不多故謂之荒所以

經略之者又簡於要服矣秋濤按禹貢之五服甸侯綏要荒也職方之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也一虞夏制一周制其有不合朱子謂一代自有一代之制是也乃祭公所言與職方又異此所言又與祭公異至周室大行人止載六服外爲蕃國內侯甸男采衛五服名同職方而要服則職方所無鄭注以要服爲蠻服蕃國爲夷服鎮服蕃服然則周官一書而九服之名已有歧異其詳固不可考矣又按書呂刑王曰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是皆指同姓諸侯而言此篇所云中子亦其比也

方千里之內爲比服方二千里之內爲要服一本無二字非是

方三千里之內爲荒服是皆朝於內者
孔氏曰此服名因於殷非周制也王氏補注曰職方九服幷王畿方五千五百里此三服方六千里王畿不與焉其在周官未作之時乎洛誥傳諸侯采服來受命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
秋濤曰孔氏以此服名爲殷制者按九州之名禹貢有青徐梁而無幽幷營夏制也職方有青幷幽而無徐梁營周制也爾雅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幷非夏非周孫炎疑是殷制後人多從其說又禮王制篇設官制度凡與周制異者鄭注多以爲殷制王會時在周初六典之書尚未訂定故知其仍用殷制當不謬也

堂後東北爲赤帟焉浴盆在其中

孔氏曰雖不用而設之敬諸侯也王氏補注曰浴盆

禮記謂之杅

秋濤曰杅說文本訓所以涂也關東謂之槾卽今之

釫鏝字也經傳多借杅爲盂字禮玉藻篇浴用二巾

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所謂杅指浴盤而言儀禮旣

夕篇兩敦兩杅鄭注杅盛湯漿荀子杅方而水方則

凡盤之名也

其西天子車立馬乘六青陰羽鳧旌六一作大非是

孔氏曰鶴鳧羽爲旌旄也王氏補注曰書五子之歌

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多言天子駕四公羊說王度

記云天子駕六析羽爲旌皃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陸璣曰青色卑腳短喙曲禮前有水則載青旌注青青雀水鳥秋濤按雀今本誤作崔依鄭注訂正

秋濤曰按詩干旄正義引五經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駕四士駕二詩云駟騵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騑騑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按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鄭駮之曰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王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

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旣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此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據此是漢儒多主六馬之說者惟毛鄭爲不同爾淩儀謂漢世多言天子駕四失於未詳考也又按陰羽淺黑色也青陰羽謂青黑色之羽孔以爲鶴羽非是辨已見前

中臺之外其右泰士臺右彌士

孔氏曰外謂臺之東西也外臺右泰士右彌士言尊王泰彌相儀之士也王氏補注曰泰大也彌終也泰士蓋上士彌士蓋中士下士

秋濤曰易泰卦釋文引馬融注云泰大也又左傳哀九年遇泰之需孔疏亦云泰者大也古者上士稱元士亦取元之訓爲大故知泰士即上士矣彌終也爾雅釋言文又易繫辭彌綸天地之道釋文引荀注又詩生民誕彌厥月卷阿俾爾彌爾性毛傳閟宮彌月不遲鄭箋又周語其飾彌章韋注並訓彌爲終泰士既爲上士則彌士自當爲中士下士也

受贄者八人東面者四人

孔氏曰受賓幣一作贄士也四人東面則西面四人也

王氏補注曰贄之言至所執以自致

秋濤曰孔氏注受賓幣者按周官大行人云上公之

禮廟中將幣三享侯伯廟中將幣三享子男廟中將幣三享注鄭司農云三享三獻也玄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朝事義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又小宗伯云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注謂所齎來貢獻之財物又服不氏云賓客之事則抗皮注鄭司農云謂賓客來朝聘布皮帛者服不氏主舉藏之玄謂抗者若聘禮曰有司二人舉皮以東又校人云受其幣馬注賓客之幣馬來朝聘而享王者秋濤按貢獻之物小宗伯受其總數皮則服不氏受之馬則校人受之其餘玉帛庭實各有司存不言可知矣陳氏禮書曰邦國有歲之常貢有因朝而貢

歲之常貢則春入貢是也因朝而貢則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之類是也二者之禮雖殊其玉帛庭實之設葢亦相類考之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儐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升成拜乃出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禮記言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示和也然後繼之以丹漆絲纊又聘禮夕幣之儀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及見主君賓奉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賓致命張皮凡

庭實左先皮馬相間可知也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由此推之侯氏奉玉帛以升庭實旅百先龜次金次丹漆絲纊馬在其南若皮則居馬之位而王則撫玉而已以示致方物者臣之職而不有其物者王之道也

陳幣當外臺天玄駹宗馬十二駹一本作龐非

孔氏曰陳束帛被馬於外臺天玄黑駹宗尊也王氏補注曰覲禮奉束帛被馬卓上王氏自注卓的也畫繢之事天謂之玄玄與黑別黑者北方之正色六爲玄則有黑有赤赤者陽之正黑者陰之正惟天體備陰陽之正色注解玄爲黑之非也秋濤按北後儀鞣孔博雅駹䮾也王氏自注何葛切左

氏傳子服景伯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

秋濤曰覲禮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鄭注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也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敬也賈疏云於十馬之內以素的一馬以爲上故訓卓爲的也秋濤按賈不解素的之義致後人疑而不用於是敖氏繼公郝氏敬皆解卓爲一馬居前卓然特出秦氏蕙田亦以周官校人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齊色此享禮之馬亦當然疑素的之說爲非今按敖與郝之說固謬秦氏又誤解

素的爲白色馬故疑鄭注而不敢從實則於素的之字義均未瞭然也按說文日部有旳訓明也白部無的鄭注的字乃說文素部𦃃字之假借說文素下云白致繒也𦃃下云白𦃃縞也急就篇有白𦃃顏師古曰謂白素之精者其光𦃃𦃃然也是則鄭注素的乃指帛之白者而言以束帛加匹馬之上書其國名以爲標識其義顯然無可疑者孔氏注此篇亦云陳束帛匹馬於外臺即用鄭說也亦可見王會與覲禮有互相發明者矣又按說文繛𦆏也𦆏繛也雖二字轉注而於从素之義究未能闡發鄭君蓋不以爲然故於覲禮訓卓爲素的明覲禮之卓即繛之假借也引

伸觸類渙然冰釋而後儒之不知妄疑者可廢然返矣此許鄭二君之書誠大有造於經學也又按覲禮馬用十匹不敢斥王之乘此篇馬以十二爲數者蓋當時尚未定用十匹之制故也又按天玄駪之駪从毛从昌後儀引博雅訓罽也何葛切後青馬黑駪駪字从毛从葛後儀云卽鬣字力涉切分爲二字今按天玄駪字一本誤作㲚後青馬黑駪亦誤作㲚疑本皆是駪字故並譌爲㲚耳㲚固不成字然上山乃廿之譌旁欠乃毛之譌尚可推而知也古人辨馬之色多言其鬣此十二馬合天數故亦取天玄色鬣之馬以示敬也若作罽駪之駪則於馬無所取義且駪字

見周禮故書實古字也氈則說文未載係後起之字古人尚無氈字多假旃字爲之成周之初未必有此氈字也又按禮記明堂位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正義曰蕃赤也周尚赤熊氏以蕃鬣爲黑色與周所尚乖非也秋濤按熊以蕃鬣爲黑色其說近古當有所本考說文䵘姍下色也从黑般聲蕃與䵘同韻部也又說文熏火煙上出也从屮从黑屮黑熏象也蕃與熏一聲之轉然則蕃固有黑義矣蕃與玄同在段氏古音第十四部聲又相近蓋熊以蕃鬣爲玄鬣當本於王會篇也明堂位所舉夏馬黑鬣殷馬黑首則周馬亦黑鬣不足爲異蓋皆

取其合於天玄之色耳且玄色本兼赤黑亦與周之尙亦不相悖也以此益知毦字之當爲[illegible]矣

玉玄繚璧綦十二（玉一作王璧一作碧綦一作綦）

孔氏曰此下三璧皆玉玄繚謂以黑組組之綦玉名有十二玉氏補注曰爾雅肉倍好謂之璧（王氏自注肉邊也好孔也）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注玉屬綦卽琪也玉人璧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秋濤按玉人云璧琮九寸此尊去琮字）郊特牲束帛加璧往德也聘禮記絢組尺注云五采成文曰絢用五采組長尺以爲繫所以束玉使不墜絢組繫亦名繅藉聘禮曰上介屈繅以授賓其組上以玄爲天下以縓爲地

秋濤曰孔氏以綦爲玉名浚儀引珣玗琪證之者考說文珣下注醫無閭之珣玗琪周書所謂夷玉也書顧命夷玉鄭注云東北之珣玗琪也按醫無閭山在今奉天錦州府廣甯縣錦州出錦川石美者瑩潤如玉大者可作几爾雅列於九府顧命陳于東序誠重之也周官弁師曰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琪鄭注琪讀如綦車轂之綦按說文璂弁飾也往往冒玉也是許謂以玉飾弁曰璂也鄭則易琪爲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謂之綦蓋鄭意謂經文琪字乃玉名故易爲綦字今此篇綦字浚儀易爲琪字即用鄭君例也

參方玄纁璧豹虎皮十二

孔氏曰參方陳幣三所也璧皮兼陳也王氏補注曰郊特牲虎豹之皮示服猛也

秋濤曰周官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注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賈疏曰知皮虎豹皮也者郊特牲云云是享時所用故知也

秋濤按此篇言虎豹皮而不言璋者鄭君云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賈疏曰惟有皮馬無束帛可加故云特如是皮馬不上堂陳於庭則皮馬外別有

庭實可知然則此篇所言皮馬皆陳於庭者若圭璋則不與皮馬並陳故不言也舉皮馬則有皮馬可知矣

四方玄纁璧琮十二

孔氏曰琰珪也有鋒銳鋒一作終誤陳之四所方列之也

王氏補注曰玉人琰圭九寸判規圭之銳上者

秋濤曰按凡圭璋皆銳上浚儀謂琰珪獨爲圭之銳上者語未明晰即孔氏謂琰爲圭有鋒銳亦與說文載琰之本義不合且此篇本文皆言璧不言珪周官小行人注云用圭璋者二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其公侯之禮則玉人明言璧琮九寸諸侯以享

天子言九寸則上公之禮上公享用璧琮則侯伯以下享更不得用圭璋矣是六幣以圭璋爲尊當列於璧之前今列於諸幣之末非其次也詳此節正文本無圭字孔王二說皆因琭圭致誤不知玉人自言琭圭此篇自言璧琭不必强合按六幣之制圭以馬璋以皮此篇前有天玄黑既宗馬十二又有參方玄纁璧虎豹皮十二蓋舉皮馬以該圭璋也然則此一節必不專指圭以爲言可知矣若論六幣六玉之次其琮琥璜之屬乎攷說文玉部琭璧上起美色也言璧而不言圭言起美色而不言剡上按鄭氏玉人注琭圭琭半以上又半爲瑑飾蓋琭之爲字實兼剡上與

起美色二義鄭注琰圭則兼言之瑑飾卽美色也說文言璧琰則第舉起美色以括餘義以璧爲圜玉無取於鋒銳之解也琮之制八方而有駔牙琥之制瑑虎爲文璜之制爲半璧葢皆以玉之有美色者陳之故曰璧琰所以別於諸璧也

外臺之四隅每隅張赤帟爲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爻閭（一本無每隅二字）

孔氏曰每角帳（一作張是）息者隨所近也諸侯稱爻王氏補注曰說文爻交也掌次諸侯朝覲會同張大次小次

秋濤曰諸侯所息之次謂之爻閭者爻取交其之義

說文閭侶也二十五家相羣侶也廣雅閭居也文選養生論注引莊子注曰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閭蓋兼此三義也

周

周公旦主東方所之靑馬黑甝謂之母兒

孔氏曰周公主東方則太公主西方東靑馬則西白馬矣馬名未聞王氏補注曰公羊傳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甝卽䫆字王氏自注力涉切

秋濤曰按說文無甝字浚儀知甝卽䫆字者攷周禮春官巾車有翣羽蓋鄭注故書翣爲駐杜子春云當爲翣書亦或爲甝釋文駐甝並音獵段氏玉裁曰按說文䫆或作獵甝者獵之譌也舊籍皆譌鼠爲葛如

獵臘鑞纖巤擸躐字或體皆從葛集韻鬣或作鬛然則髦卽鬣特易其左右耳周書王會篇青馬黑髦王伯厚云髦卽鬣字是也巤聲㚈聲聲類同在第八覃談部故杜得尋其聲類改為翣字其作駬者從馬毛會意蓋古文鬣字之存於漢注中者陸氏云駬或音毛或說大翏駬果讀毛則杜無由改為翣矣秋濤按巤字草書與葛字相似此鬣誤為髦之由也杜子春既改讀以釋周官而集韻遂解髦為翣末有知其當為鬣者浚儀之識卓矣然非段君詳為剖析又何能開千古之矇哉故備錄其說云

其守䓪𤖙者衣青操弓執矛𤖙一本作牆誤

孔氏曰戟也名異（一本作各異方）王氏補注曰營牆壝宮之牆也司儀注宮壝上以爲牆後漢祭祀志爲壝重營詩傳矛長二丈司馬法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秋濤曰此節承上東方言則亦專指守東方營牆者言也衣青者東方之色執矛亦東方之兵也攷禮記曾子問篇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鄭注兵未聞也正義引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中央鼓今集說從之穀梁傳天子救日陳五兵五鼓范氏集解五兵矛戟鉞楯弓矢疏引徐邈云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與隱義異趙氏坦曰按楚南方國也左

氏莊四年傳授師子焉方言戟楚謂之釨周西伯也
書牧誓武王伐紂杖黃鉞此皆因其方所用之兵爾
徐說是陳編修壽祺曰周禮有五兵五盾穀梁言五
兵五鼓則五兵數楯與鼓非也秋濤按淮南子時則
訓曰春其兵矛夏其兵戟季夏其兵劍秋其兵戈冬
其兵鎩周官司兵掌五兵五楯鄭司農云五兵者戈
殳戟酋矛夷矛鄭康成云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
是也步兵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此守者正是
步兵故有弓矢也至五方分配五兵竊以淮南之說
近是惟鎩字當正作殳蓋矛戟戈殳古之制兵分配
四方於義允愜中央土本無定位故或以夷矛或以

弓矢或以劍當之無不可也若鏦字說文訓鈹有鐔則亦劍也不應複出葢淮南本文作殳傳寫誤增偏旁耳以東方推而言之則守南方營牆者當衣赤操弓執戟守西方營牆者當衣白操弓執戈守北方營牆者當衣黑操弓執殳此不言者舉一方以該其餘也又案此節止言東方之守者而不及餘方向固疑之今細玩孔氏注戟也各異方五字恍然悟此節之下必有奪文無疑也葢原文紀西南北各方守者所執之兵而別著異名故孔氏以戟也釋之又謂其各異方耳今本簡編奪誤幸猶存此注可以察知其耑也

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麈

孔氏曰稷慎肅慎也貢麈似鹿正北內臺北也王氏補注曰大行八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注周書王會備焉書序成王旣伐東夷肅慎來賀王氏自注史記作息慎山海經大荒之中有山曰不咸有肅慎氏之國在白民北注去遼東三千餘里後漢書挹婁古肅慎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唐地理志渤海王城其西南三十里古肅慎城說文麈麋屬急就篇注似鹿尾大而一角談說者飾其尾執之以爲儀司馬相如上林賦麈麋漢書粤地山多麈麖麈似鹿而大麖似鹿而小山海經風雨之山卽谷

之山多麈周書世俘篇武王狩禽麈十有六華陽國志郪縣宜君山出麈尾王氏自注之庾切

秋濤曰謹按　盛京通志晉書肅慎在不咸山北廣袤數千里不咸卽長白山松漠紀聞稱肅愼古城在渤海上京渤海都臨呼爾罕爲今瑚爾哈河寗古塔境遼時遼陽府有肅愼縣黃龍府黃龍縣亦渤海肅愼縣地則爲承德鐵嶺卽古肅愼之明證也葢自承德鐵嶺以北至吉林黑龍江皆肅愼之境其廣大可知矣考竹書紀年帝舜二十五年息愼氏來朝大戴禮五帝德篇及史記五帝紀並作息愼鄭康成云息愼或謂之肅愼也周成王時肅愼來賀貢楛矢銘

其栝曰肅愼氏之貢矢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孔子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以上諸書咸稱肅愼獨王會稱稷愼者郝氏懿行曰肅息稷三字聲轉字通也張揖注上林賦云麈似鹿而大埤雅云其尾辟塵又引名苑云鹿之大者曰麈羣鹿隨之皆視麈所往麈尾所轉爲準古之談者揮焉良爲是也今志載物產有麋鹿馬鹿駝鹿麅麀麞麝皆麈之類也

穢人前兒前兒若彌猴立行聲似小兒

孔氏曰穢韓一本作寒穢東夷別種王氏補注曰後漢東

夷傳濊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王氏自注山海經注今扶餘國即濊貊故地在長城北去玄菟千里爾雅注鯢魚似鮎四脚前似獮猴後似狗聲如小兒啼大者長八九尺水經注廣志曰鯢魚聲如小兒有四足形如鱧出伊水史記謂之人魚王氏自注始皇葬以膏爲燭司馬相如上林賦注鰨鯢魚也似鮎有四足聲如嬰兒宋祁益部方物圖鰨魚出西山溪谷及雅江狀如鯢四足能緣木聲如兒啼

秋濤曰按穢與濊古字相通今岫巖鳳皇二城爲古濊國地漢屬玄菟郡新唐書渤海以濊故地爲東京曰龍原府又曰龍原東南瀕海日本道也後漢書云

濊國東窮大海則今朝鮮國北境咸統於其內矣浚儀以前皃爲鯢魚者按徐廣云人魚似鮎而四足卽鯢魚也史記正義引異物志曰人魚似人形不堪食秦始皇冢中以人魚膏爲燭卽此魚也出東海中今按濊國正在東海之濱也合觀諸說則前皃之爲鯢魚確然無疑鯢魚字古葢但作皃後人乃加魚旁若宋祁所云則又鯢魚之因地異名者耳嶺表錄異記鯢魚云今商州溪內亦有此魚謂之鰨魚廣雅云鯢鰨也是鯢鰨本一魚非形似也段氏說文注曰此魚見書傳者不下數十處而人不知信少見則多怪也余在雅州親見之按段所見葢卽雅江所出矣又按

北山經曰決決之水其中多人魚其狀如鯑魚四足其音如嬰兒食之無瘕疾郭璞注人魚卽鯢也似鮎而四足聲如小兒啼是人魚之名其來已久不始於秦漢也又按爾雅鯢大者謂之鰕釋文音遐而初學記北戸錄引爾雅並作鰕音役廣韻集韻亦有鰕字並讀如役與鰕字形聲並異未詳孰是又按玉篇有魜字注云而眞切魚也南齊書張融傳鱁魜鱳鮹亦用魜字葢皆因史記人魚加偏旁耳獨洽聞記所言與鯢之形狀不類記曰海人魚東海有之大者長五六尺狀如人眉目口鼻手爪無不具足皮肉白如玉無鱗有細毛五色輕軟長一二寸髮如馬尾長五六

尺陰形與丈夫女子無異云云按其所言當別是一種非鯢魚也附辨於此　秋濤又按畢尙書沅云作者之聖言辭簡要後儒爲之訓注如周書王會解穢人前兒艮夷在子揚州禺發人鹿人周頭煇羝白民乘黃歐人蟬蛇等云經也其下前兒若獼猴立行聲似小兒在子口身人首脂其腹炙之霍則鳴曰在子禺魚名鹿人者若鹿迅走煇羝者羊也乘黃者似麒背有兩角蟬蛇順食之美等云則注也經注不分則習之或誤秋濤按畢說辯矣然王會記當時貢獻奇物其形狀殊異當時史臣一一記之非待後儒之注釋也況如前兒在子儵當時不述其形後世必不知

爲何物如鹿之類後人亦不必爲注矣凡記事詮理先提其要於前次詳其目於後古人屬詞之法大都如此必從而區分之曰某經某注則鑿也攷王會本文惟魚名二字確係孔注溷入今改正之餘則仍其舊貫而發凡於此

良夷在子在子幣身一本幣字作方空人首脂其腹炙之藿一作霍則鳴曰在子

孔氏曰良夷樂浪之夷也貢奇獸王氏補注曰山海經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山南注今樂浪縣爾雅疏九夷二曰樂浪漢樂浪郡故朝鮮國藿豆葉王氏自注幣字疑秋濤曰漢樂浪郡治卽故朝鮮國今朝鮮平安道平

壤府治是也又今奉天府海城縣漢玄菟郡地後改屬樂浪都尉葢其地爲樂浪之西境也幣疑當作鼈言鼈身而人首物之尤異者也或說北山經獄法山有獸其狀如犬而人面善投見人則笑其名山𤟤郭注音暉說文𤟤獸名劉淵林注吳都賦云𤟤子猨類猨身人面見人則笑是其形略與在子相近或曰北山經灌題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人面見人則躍名曰竦斯其名自呼也按竦斯與在子音近疑亦其類也或曰在子葢陵魚也海内北經載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與朝鮮相近楚詞云陵魚曷止王逸曰陵魚陵鯉也按今陵鯉徧身皆鱗不畏捶擊惟腹無

鱗甲擊之則鳴與王會所紀在子相類畢尙書注山海經曰人面謂略似人形耳非必全肖人首也劉淵林吳都賦注陵鯉有四足狀如獺性好食蟻此幣字疑獺之譌聲相近也通雅曰鬱林博白山中有似鼈而首有毛能殺人或卽此物乎案在子不知何物諸說皆未確姑存以備攷

揚州禺禺秋濤按舊本作揚州禺禺魚名按畢尙書云揚州禺經也禺魚名注也經注不分則習之或誤今按魚名二字與本文不類其爲孔注溷入無疑且解隃冠下孔注亦奇魚也亦字承上而言尤屬顯證前人不察每援引輒連下解隃冠一併爲一節讀之非也今從畢說訂正惟魚名或云當是一字或云二字其說不一以王氏補注推之仍當以禺禺二字爲正名也

孔氏曰魚名王氏補注曰說文鰅魚名皮有文出樂

淚東㴁神爵四年初捕收輸考工周成王時揚州獻鰅王氏自注魚容切音顒上林賦禺禺郭璞曰禺禺魚皮有毛黃地黑文王氏自注音隅又音顒

秋濤曰此揚州孔氏王氏俱無注今以上下文推之非淮海之揚州也當是今朝鮮國京畿道所屬之揚州所以知其然者蓋上文肅愼穢人良夷下文發人皆在東北海濱若以淮海揚州列此則非其次矣且彼揚州亦未聞有禺禺之魚也今案呂氏春秋恃君覽曰夷穢之鄉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此皆東北地名大解即下文之解則揚島蓋即此揚州矣東山經云椒螽之山速林二音食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

其中多鱐鱐之魚其狀如犂牛其音如彘鳴是鱐鱐之魚產于東北陬近海之地說文言鰅出樂浪東暆案西漢東暆縣在今朝鮮國京畿道城西南葢王會揚州卽在此處今其附近亦有地名揚州當是相沿古來舊名堯典宅嵎夷曰暘谷嵎夷地在朝鮮暘谷與揚州聲轉字通疑是一地魚之名鰅葢亦取嵎夷之地以命名以此互證尤爲確鑿也至單名之鰅與雙名之禺禺段茂堂頗加區別今考其形狀實爲一物則郝蘭皋已論之茲備錄二家之說而於段氏所云爲之詳辨焉段氏玉裁說文注曰揃此魚輸考工者用其皮以飾器也周成王時揚州獻鰅見周書王

會篇蒞漢時揚州地已無此物矣案此揚州本非淮海揚州段未詳攷故爲此說今王會篇作禺禺考上林賦鰅與禺禺爲二物作禺禺非是辨見下郝氏懿行山海經箋疏曰案史記裴駰集解引郭氏云鱅似鰱而黑此尋常鱅魚與山海經之鱅鱅不同非此也說文鱅魚名此亦似鰱之鱅說文言其本義山海經乃借義也又鰅魚皮有文出樂浪東暆云云此是王會之禺禺卽山海經之鱅鱅亦王會篇云揚州禺禺禺禺卽鰅鰅聲之轉古字通也郭氏注上林賦云鰅魚有文彩又云禺禺魚皮有毛黃地黑文與說文鰅魚皮有文合徐廣注史記謂禺禺魚牛也卽此經狀如犂牛郭注牛似虎文者是也說文云出樂浪東暆亦與此經合說已見前藝文類聚引博物志云

東海中有牛魚其形如牛剝其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潮去則伏卽是魚也秋濤按牛與禺䲃俱一聲之轉牛魚亦曰牛頭魚東方海中及各大川中皆有之遼金時最以爲重品按段茂堂疑鰅與禺禺爲二魚祇因上林賦二名並見耳不知詞賦家用典偶爾重複不足以定物名也又凡雙名之物古人或止稱一字而一字之名亦可衍爲二字如山海經比翼之鳥名蠻蠻而景純圖讚云厥號曰蠻是經本雙名而止稱一字也北山經善鵲之鳥名鶌而圖讚云名曰鶌鶌是經本單名而衍爲二字也𣨙在東曰本一字而重言之古人每有此種文法是也明乎此則說文所

引與諸家之解均可無疑矣

解隃冠秋濤案諸本誤與上揚州禺禺合爲一節今攷正說見前又案冠一本作寇

孔氏曰亦奇魚也

秋濤曰解國地在東北厥盞卽今之費雅喀部人俗謂之魚皮島者也在三姓以東混同江口海口大島也南北二千餘里東西數百里距西岸近處僅百里許呂氏春秋恃君覽云夷穢之鄉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云云按呂覽此文皆言四方地名大解在夷穢之鄉則是東北之地與此書列次相合隃冠孔注以爲奇魚非也下文北唐以閭閭似隃冠按閭狀似驢而一角與魚形不類郭璞注山海經云閭卽羭

也今按隃冠之隃當爲羭字之通借羭羊也言解國以羊皮冠爲獻也按海外東經有玄股之國其爲人衣魚食驅又有勞民國爲人手足面目盡黑郭注以魚皮爲衣驅水鳥也郝氏懿行曰今東北邊有魚皮島人正以魚爲衣也其冠以羊鹿皮戴其角如羊鹿然魚皮島之東北有勞國其人與魚皮島人面目手足皆黑色也以是驗知解國即古玄股之國爲今之魚皮島隃冠即其所冠之羊皮冠戴其角者也惟其戴角故閭獸之有角者似之矣

發人鹿人鹿人者若鹿迅走

孔氏曰發亦東夷迅疾王氏補注曰漢武帝詔曰周

成康刑錯不用海外肅昚北發渠搜氐羌徠服晉灼曰王恢傳北發月支可得而臣似國名也大戴記五帝德曰北山戎發息愼管子曰發朝鮮之文皮博物志江漢有貙人能化爲虎鹿人蓋此類

秋濤曰按發爲國名見於大戴禮管子史記漢書或稱發或稱北發與此書之發人互證灼然可據惟顏師古解北發渠搜謂北方卽可徵發渠搜之人獨爲臆說其謬已甚近儒闕之是矣大戴少閒篇孔子告哀公述虞舜夏禹成湯文王之治皆云海外肅愼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此卽漢詔所本也然漢詔又以爲成康時事蓋據此篇而言五帝德篇所云亦指重華

史記五帝本紀本之是發之始見于虞夏時也管子揆度篇云玉幣有七筴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又輕重甲篇亦云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毤他臥切落毛也服而以爲幣乎是發在周時與朝鮮並著於東方也其地當與肅愼朝鮮相近今吉林境內有二發河一在城南四百七十里北流入輝發河一在城南六百六十餘里北流入混同江疑此二水卽因發國得名又輝發河旁明時有輝發國或輝發卽古發國舊壤未可知也云鹿人者攷夏小正八月云鹿人從傳曰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之或曰人從人從也者大者於外小者於內率之也洪氏震煊曰或讀如

人之相從也按此是小正傳本有二讀依後讀則謂鹿如人之相從依前讀則謂鹿人之從羣是名鹿爲鹿人古有此語而發人所獻之鹿人則似鹿迅走又鹿中別一種耳或本作鹿無人字蓋淺人妄刪又或謂當作麃疑傳寫誤分爲二字亦求其說而不得者也

俞人雖馬

孔氏曰俞東北夷雖馬巂（本注音攜）如馬一角不角者曰騏（一本作舊加馬一角大者曰麟也誤今改正）王氏補注曰漢書巴俞注俞水名今渝州（秋濤按宋渝州今四川重慶府是）爾雅騶如馬一角注元康八年九眞郡獵得一獸大如馬一角角如鹿

茸此卽觿也今深山中人時或見之亦有無角者

秋濤曰俞人夾于發人青邱之閒則當爲東北方之國浚儀引西南巴俞爲證非也俞與倭聲相近疑卽倭人也海內北經倭北倭屬燕魏志云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㠀爲國邑其俗男子皆露紒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被髮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皆徒跣以朱丹塗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其俗國大人皆四五婦下戶或二三婦婦人不淫不妒忌按地理志云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魏志亦云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是倭爲總名也史記正義云武后改倭國

爲日本山海經云倭屬燕者蓋周初時事與孔氏注
雖馬卽巂者按爾雅釋畜今本作騊子虛賦云射游
騏張揖注引爾雅亦作巂是張孔所見魏晉爾雅古
本俱作巂釋文騊本又作巂是也巂有髓音故此篇
借爲雖也玉篇云騊騏騠也北山經云敦頭之山旄
水其中多騂馬牛尾而白身一角蓋亦巂類郝氏懿
行曰水經河水注云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
利伐之始得此馬有角爲奇然則天馬卽巂矣

青邱狐九尾

孔氏曰青邱海東地名王氏補注曰服虔曰青邱國
在海東三百里司馬相如子虛賦秋田乎青邱彷徨

乎海外王氏自注郭氏曰山名上有國在海外淮南子堯繳大風於青邱之澤瑞應圖九尾狐六合一同則見文王時東夷歸之孝經援神契德至鳥獸則狐九尾呂氏春秋禹行塗山有白狐九尾造於禹山海經青邱國在朝陽北其狐九尾青邱之山有獸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注竹書曰伯杼征于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秋濤按今郭璞注伯杼作栢杼三壽作王壽皆傳寫之譌

秋濤曰據服說青邱在齊國海東三百里則其地不遠蓋今登萊海中島也徐氏文靖竹書統箋曰按魯頌云三壽作朋又云遂荒大東至于海邦今據竹書征于東海及三壽則三壽疑東海古國名近魯者也

呂氏春秋本味篇伊尹曰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南山經基山又東三百里曰青邱之山有獸如狐九尾畢尚書曰箕山卽基山青鳥卽青邱也若十洲記云長洲一名青邱在南海辰巳之地地方各五千里去岸二千五百里杜光庭嶽瀆名山記云瀛州在東海一名青邱此皆同名異地且其說荒誕不足據矣又案大荒東經青邱之國有狐九尾注云太平則出而爲瑞也南山經青邱之山云云郝氏懿行曰云能食人則非瑞應獸也且此但言狀如狐非卽眞狐郭云卽九尾狐似誤按昔人多以九尾狐爲瑞獸郝氏之說甚正錄之以破千古之惑

周頭煇羝煇羝者羊也秋濤按羝一作𦍩非蓋六朝碑从氐字多誤作互也一本作羖更誤之甚

孔氏曰周頭亦海東夷王氏補注曰羝牡羊也說文夷羊百斤左右爲䍮

秋濤曰按周頭亦曰周饒即焦僥國以其人短小而有是名其國有二一在西南一在海東此次于青邱之後故知爲海東之國也海外南經周饒國爲人短小冠帶一曰焦僥國在三首東郭注周饒國曰其人長三尺穴居能爲機巧有五穀也畢尚書曰周饒即焦僥音相近也王會有周頭國即此國語曰僬僥國人長三尺短之至也列子湯問篇云夏革曰從中州

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又郭注焦僥國引詩含神霧云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焦僥國人長尺五寸二說相合大荒南經曰有小人名焦僥之國幾姓嘉穀是食郝氏懿行曰周饒又聲轉爲朱儒魏志東夷傳女王國又有朱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餘里以上諸書所言皆海東之焦僥郎此篇之周頭也疑所云去女王國四千餘里者近是若四十萬里則侈言其遠爾又淮南子墬形訓云西南方曰焦僥高誘注云長不滿三尺說文云西南僰人僬僥从人蓋在坤地頗有順理之性韋昭亦云焦僥西南蠻之別名也括地志云小人國在大

秦南人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助之卽焦僥國其人穴居也見史記正義凡此皆西南方之國諸書但稱焦僥無作周饒周頭者不可不辨也說文羝牡羊也詩毛傳義同曰羳羝者當是周頭方言因而記之今蒙古語猶呼羊爲羳亦一證也

黑齒白鹿白馬

孔氏曰黑齒西遠之夷也貢白鹿白馬王氏補注曰山海經黑齒國在靑邱北爲人黑齒注齒如漆呂氏春秋禹東至鳥谷靑邱之鄉黑齒之國東夷傳裸國東南有黑齒國船行一年始可至吳都賦注西屠以草染齒染白作黑伊尹朝獻商書正西漆齒管子雕

題黑齒注南夷之國南夷志黑齒蠻在永昌關南以漆漆其齒見人以此爲飾寢食則去之周語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宋符瑞志黃帝時南夷乘白鹿來獻[illegible]

秋濤曰按此所言黑齒上文爲靑邱周頭下文爲白民則是東方之國非西遠之夷也孔注非是後儀所引白吳都賦注以上皆東方之黑齒考證甚確自伊尹朝獻商書以下皆西南夷漆齒之事不應溷入俱當删去又按大荒東經有黑齒之國帝俊生黑齒姜姓黍食使四鳥此蓋東方黑齒之先也魏志云倭國東南四千餘里有裸國裸國蓋卽白民東南有黑齒

國船行一年可至今以地理度之當在呂宋瓜哇之東古人海道迂曲故覺其遠耳又按海外東經黑齒國下有湯谷湯谷上有扶桑畢尚書曰虞書宅嵎夷曰暘谷說文作崵史記索隱云史記舊本作湯谷淮南子云日出湯谷案湯暘崵皆一也秋濤按以嵎夷之暘谷爲在海東黑齒之地似太遠存之以廣異聞可也

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騏本注文選注云似狐背有兩角秋濤按一本騏作麒背作背俱誤

孔氏曰白民亦東南夷一無東字王氏補注曰山海經海外西經白民之國在龍魚北白身被髮有乘黃其狀如狐

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東夷傳九夷有白夷漢郊
祀歌訾黃注一名乘黃龍翼而馬身黃帝乘之而仙
淮南子黃帝治天下飛黃服皁注飛黃乘黃出西方
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歲宋符瑞志舜時地
出乘黃之馬
秋濤曰白民不知所在淮南子墬形訓有白民在肅
愼民之次民疑氏字之譌高誘注云白民白身民被髮亦白
疑白民在東方太平御覽白民國引博物志云日南
有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皛而白裸袒無衣襦據此
則白民蓋指無衣裸袒而言當即裸國魏志東夷傳
曰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又有朱儒

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國四千餘里又有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南船行一年可至郭璞注山海經引作倭國東四十餘里有裸國千之島十字形之譌也此裸國或即白民也又按唐書載貞觀中扶南來獻白頭國二人於洛陽云其國在扶南之西參半之西南男女皆素首身又凝白居山洞之中四面岩險故人莫至此所謂白頭國者亦與山海經白身被髮之說合其或即白民歟大荒東經有白民之國帝俊生帝鴻帝鴻生白民白民銷姓黍食使四鳥虎豹熊羆是白民建國由來舊矣又按王懷祖先生讀書雜志以爲此文本作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傳寫脫去狐字則似其二字相連後人

以乘黃是馬名遂改似其爲似騏而不知其謬以千里也山海經注引此正作似狐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初學記獸部並引作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當據以訂正之

東越海蛤

孔氏曰東越則海際蛤文蛤王氏補注曰通典東越即閩川地文選注引周書曰東越海蛤（一本作侮食誤）本草經文蛤表有（秋濤按原闕此字今校補）文生東海

秋濤曰按史記東越傳注韋昭曰閩音武巾翻東越之別名也一統志曰閩越王無諸其先越王句踐之後秦并天下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漢五年復

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建元六年立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元封元年國除為冶縣屬會稽郡吳置建安郡晉分置晉安郡陳始置閩州唐武德初置泉建二州時泉州治閩開元十三年改曰福州卽今福建福州府是也元和郡縣志福州貢海蛤一統志福州府產海蛤說文蛤蜃屬有三皆生於海千歲化為蛤秦謂之牡厲又云百歲燕所化魁蛤一名復累老服翼所化本草經蟲魚部上品有海蛤陶隱居云以細如巨勝潤澤光淨者好圖經云久爛者為海蛤未爛有文理者為文蛤也

甌人蟬蛇蟬蛇順食之美甌一作歐

孔氏曰東越甌人也一作歐交州蛇爲上珍一作北交州蛇特多爲上珍也秋濤按北當作比比近也王氏補注曰山海經甌居海中注今臨海永寧縣即東甌在歧海中漢以東甌地立回浦縣秋濤按漢回浦縣在今浙江台州府臨海縣東南一百十五里後漢以章安縣王氏自注即回浦之東甌鄉置永寧縣王氏自注今溫州永嘉縣輿地廣記溫台處皆東甌地秋濤按永嘉今爲縣即浙江溫州府治楊氏南裔異物志蚺唯大蚺既洪且長采色駮犖其文錦章食灰吞鹿腴成養創賓享嘉宴是豆是觴王氏自注交州蚺蛇長十丈圍七八尺

秋濤曰此云甌人亦作歐下言且歐伊尹四方令云正東越漚正南甌鄧葢甌與漚歐並古字通也史記

索隱引劉氏云今珠崖儋耳謂之甌人正義曰輿地志云交阯周時爲駱越秦時曰西甌按索隱正義所云甌人及西甌皆在粤地孔氏注此甌人以爲東越歐人者蓋以山海經知之海內南經云海內東南陬以西者甌居海中閩居海中郭注曰今臨海永寧縣卽東甌在岐海中也閩越卽西甌今建安郡是也亦在岐海中按山海經所敘自東而西首舉甌人列閩之前則甌人必是温州之東甌也又王會此篇甌人次于東越于越之閒則其非珠崖交阯之甌尤灼然可見注又云交州蛇爲上珍者引以證食蛇之事耳非謂此甌人卽交州之甌也云蟬蛇者按蟬本訓爲

蜎此云蟬蛇孔王皆無注按蟬當讀上演切蜿蟬盤曲之貌王逸九思乘六蛟之蜿蟬注羣蛟之形也或作蟺然則蟬蛇云者亦因其盤曲之狀而名之也或謂蟬通作蟺韓子曰蟺似蛇漁者持蟺皆借蟺爲蛇鱓之鱓如此則蟬蛇爲二物且鱓本可食何待別言故知不然矣

於越納一本於上有姑字蓋涉下姑妹而衍

孔氏曰於越越也王氏補注曰春秋定哀時三書於越漢書于越注于發語聲戎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句吳也納謂納貢

秋濤曰按越都會稽此云於越納下云會稽以鱓或

疑其複出不足爲據不知下文會稽自是越國此文於越本作干越別爲一地與會稽不同干音干戈之干干越見于周秦漢代之書者甚衆大要有二說墨子兼愛篇曰禹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荊楚干越之民莊子刻意篇曰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引司馬云干吳也荀子勸學篇曰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曰干越猶言吳越宋本如是近時嘉善謝氏刻本改干爲于又改楊注吳越爲于越非是淮南原道訓曰干越生葛絺高注曰干吳也道藏本如是俗本改干爲于與高注不合是干越即吳越也干越爲二國故漢書貨殖傳云戎翟之與干越猶墨子之言荊楚干越荀子之言干越夷貉也此一說也漢書孟

康注云干越南方越名也其意以干越爲越之一種若漢時之有閩越甌越駱越也文選吳都賦包括干越宋本如是今本或與宋本同或改干爲于李善注引此文正作干越又引音義云干南方越名也此下有春秋曰于越入吳杜預注曰于越發語聲十七字乃後人所加與李注不合太平御覽州郡部十六引漢書亦作干越又引韋昭注云干越今餘干縣越之別名此又一說也此篇干越乃一國非二國自是越之別一種當以孟康李善韋昭之說爲正其地卽今之江西饒州府餘干縣治是也自漢以來二千年未嘗移治攷之此篇則周初已爲建國其來尚矣自顏師古注漢書不知詳攷改干爲于而以春秋之於越釋之實

爲謬誤王懷祖先生曰於于古雖通用而春秋之於越未有作于越者學者多聞於越寡聞于越故子史諸書之干越或改爲于越皆沿師古之誤秋濤按王會之干越蓋既改爲于越之後又依春秋改于爲於輾轉變易故其跡尤隱自注家莫能悟其失卽懷祖先生亦未引據及之因其字已改爲於故也今以下文會稽證之知於越的爲干越之譌爰細爲剖析如此又案王會所載俱實指其方物而於越之納姑妹之珍孔氏無注淺儀以納爲納貢珍爲珍物與本書前後體例不符其說非是今按納乃魶之假借字說文魶魚似鼈無甲有尾無足口在腹下从魚納聲攷

其形狀卽今銅盆魚也廣韻又作魶字音訓並同于越所貢蓋卽是魚納與鰨古字相通或古人字少止作納字後乃加魚旁以爲分別文耳至博雅訓魶爲鯢益部方物圖之魶魚有足能緣木聲如兒啼皆指人魚而言與此同字異訓諸家字書不能分析遂致相溷是不可以無辨又按文選江賦注引臨海水土物志曰鱝魚如圓盤口在腹下尾端有毒鱝扶粉切亦鰨之異名也又明屠本畯閩中海錯疏有魟魚亦卽此物所言形狀最詳錄之以資博識疏云黑魟形如團扇口在腹下無鱗軟骨紫黑色尾長如身能螫人徐𤊹補疏云此魚頭圓禿如燕身圓褊如簸尾圓

長如牛尾其尾極毒能螫人有中之者日夜號呼不止以其首似燕名燕魟魚以其尾似牛尾故又名牛尾魚其味美在肵俗呼鯕魚屠氏疏又載魟類有鱴魟水蓋斑車黃貂之屬諸魟以黃貂爲第一斑車大者三四百斤黃貂土人蕘以爲薧云云按是魚大者至三四百斤又可蕘以致遠其充貢物宜矣又按廣韻魟字注河魚似鼈戴侗六書故云魟海魚無鱗狀如蝙蝠大者如車輪段成式酉陽雜俎云黃魟魚色黃無鱗頭尖身似槲葉口在頷下眼下有耳竅通於腦尾長一尺末三刺甚毒類編云白魟魚名詳觀諸說但色有黃白紫黑之異而形狀種類均相符合然

則魟爲今名鰯鱝爲古名確是一物而前人字書韻書類書未有能考訂合一者皆疏漏也茲故詳爲考之如此鰯音納魟音洪亦作䲨

姑妹珍

孔氏曰姑妹國後屬越王氏補注曰越語句踐之地西至於姑蔑注今大末輿地廣記衢州龍游縣本姑蔑越西鄙春秋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羊穀梁作昧王氏自注亡結反秋濤按此字从目从未見唐石經及五經文字或作眛非 妹亦蔑字也

珍謂珍物

秋濤曰左傳哀十三年越伐吳王孫彌庸見姑蔑之旗杜注東陽大末縣按大末秦縣晉改屬東陽郡郎

今浙江衢州府龍游縣是也亦曰姑末越絕書云大越故界浙江至就李南姑末寫干姑末今大末寫干今屬豫章吳越春秋亦云南至于姑末蔑眛末妹可相通借者攷說文蔑勞目無精也从苜人勞則蔑然从戍眛目不明也从目末聲釋名云妹眛也猶日始入歷時少尚眛也白虎通廣雅並云妹末也晉語載昧喜荀子作末喜是此四字音轉義通之證也春秋時爲越西境而周初入貢則固自爲一國矣又按珍孔氏無注浚儀以爲珍物與前後文體例不合其說非也今按珍與瑱通廣韻瑱玉名也文選江淹雜體詩巡華過盈瑱注盈瑱盈尺之玉也後漢書班固傳

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璫瑱亦當爲玉名注引廣雅訓爲磌非也凡从㐱之字古多與从眞之字通用故說文㐱髮之㐱毛詩作鬒或又作黰段氏云髮稠曰㐱禾稠曰稹其意一也周官典瑞珍圭杜子春云珍當爲鎭書亦或爲鎭又周官天府國之玉鎭注玉瑞也故書鎭作瑱一音珍鎭瑱珍聲類皆同是珍之爲瑱灼然無疑蓋姑妹國以玉爲貢也今衢州府西有川曰球川亦以玉爲名是其地古嘗產玉故以爲庭實矣

且甌文蜃甌一本作歐注亦然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一卷引作具區獻蜃秋濤按作具區與孔注不合

孔氏曰且甌在越間間一本作文蜃大蛤也王氏補注曰甌有二種伊尹朝獻商書正東漚又正南甌漢有東甌又有西甌駱閩越卽西甌輿地志周時駱越及甌駱皆芈姓通典貴州古西甌駱越之地王氏自注淮南子西嘔秋濤按甌嘔古字通又案唐貴州故城在今廣西潯州府貴縣南非今之貴州省也爾雅蚌含漿注蚌卽蜃也月令孟冬雉入大水爲蜃山海經嶧皋山嶧皋水出焉其中多蜃珧王氏自注蜃小者名珧

秋濤曰浚儀謂甌有二種今考其地實有三焉一曰東甌一曰閩越之西甌皆正東之甌也一曰駱越之西甌則正南之甌也東甌卽此篇甌人已見前此且甌次干越姑妹之後蓋閩越之西甌也浚儀所引駱

越貴州諸解皆指駱越之西甌而言宜刪去攷海內南經郭璞注閩越即西甌今建安郡是也晉之建安郡即今之建甯府一統志古甌城在福建建甯府建安縣東南太平寰宇記漢吳世子劉駒發兵圍東歐即此建安縣志東甌城在縣東南百餘里南才里案此城實閩越之西甌寰宇記及建安志以爲東甌東字皆誤又按且與查通建甯府崇安縣有查源洞查字从木且聲地名查源疑時崇安溪水本有且名甌城在且水之旁故曰且甌此亦古地名之僅存可考者也云文蜃者說文蜃大蛤雉入水所化也鄭注禮記曰大蛤曰蜃韋注國語曰小曰蛤大曰蜃高注呂

覽曰蜃蛤也高渾言之鄭韋析言之其實一也蜃之用詳於周禮左傳其甲可以飾器物或燒爲灰而用之說文玉部珧蜃甲也珕蜃屬天子佩刀玉琫珧珌士珕琫珧珌葢其物有文彩故古人制字从玉誠重之也

若人玄貝一本作其人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一卷引作其家玄貝

孔氏曰若人一作其人吳越之鑾玄貝班貽貝也一本作照貝也非是此班字古作王氏補注曰爾雅玄貝貽貝注黑色貝也說文貝海介蟲也古者貨貝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山海經陰山濁浴水出焉南流注蕃澤其中多文貝禹貢揚州島夷卉服厥篚織貝鹽鐵論幣與世易

夏后氏以玄貝秋濤按夏后氏尚玄故以玄貝爲幣淮南子散宜生得

大貝百朋

秋濤曰若人次于且甌之後孔氏以爲吳越之蠻蓋

卽越之若耶山也越絕書云若耶大冢者去縣二十

五里指會稽縣而言今若耶山在浙江紹興府會稽縣南四

十四里若耶溪出焉太平寰宇記若耶溪古歐冶子

鑄劍之所按鑄劍事詳見越絕書吳越春秋咸云若

耶之溪涸而出銅漢武帝元鼎六年討東越越侯爲

戈船下瀨將軍出若耶古若人國蓋附近此山而東

漸於四明天台之海故以玄貝爲貢爾又按爾雅玄

貝貽貝釋文貽顧餘之反本又作胎他來反字林作

蛤云黑貝也大才才反王懷祖先生曰字林作蛤音大才反則作胎者是也胎黑色也呂氏春秋任數篇臺煤入甑中高注讀臺爲炱云炱煤煙塵也家語在厄篇炱煤作炲墨廣韻黖黱大黑之貌炱黱並音大才反義與字林蛤貝同古無蛤字借胎爲之藝文類聚引爾雅正作胎胎與貽字相似故譌顧音餘之反而陸從之非也按此解爾雅玄貝說極精確故備錄之

海陽大蟹

孔氏曰海水之陽一蟹盈車王氏補注曰史記蘇秦曰楚東有海陽山海經大蟹在海中又女丑有大蟹注廣千里玄中記北海之蟹舉一螯能加於山身故

在水中

秋濤曰海陽後爲楚地諸家地志不知其處以管見

攷之當在今江蘇蘇州府常熟縣北蕭齊嘗於此置

海陽縣屬南徐州晉陵郡所以知其然者攷史記蘇

秦說楚威王曰楚東有夏州海陽劉伯莊曰楚幷吳

越地東至海海陽蓋謂楚之東南境是劉氏亦未能

確指其所在今按吳越春秋云越王追奔攻吳兵入

于江陽松陵欲入胥門望吳南城見伍子胥頭云云

子胥乃與種蠡夢曰越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爲汝開

道貫城以通汝路於是越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

於三道之翟水乃穿東南隅以達越軍遂圍吳按此

蓋種蠡設爲子胥之辭以安衆耳其事雖近奇異然
吳越春秋漢人所作其時近古於古地名當不舛錯
所云海陽在吳之東正常熟之海陽也與楚東之形
勢正合凡蘇秦所言列國地名皆舉其最顯著者王
會篇之海陽卽此無疑矣若晉徐州廣陵郡有海陽
縣當在今江蘇揚州府境劉宋廣州義安郡有海陽
縣卽今廣東潮州府海陽縣治此二海陽雖在楚東
南然未見於周秦之書蓋名起於後世非其地矣又
漢遼西郡有海陽縣故城在今直隸永平府灤州西
北其地在東北陬非楚之東南境或以爲此篇之海
陽果爾則不應列於甌越之間矣其說非是又按海

內北經所載大蟹郭注以爲千里之蟹與玄中記所言皆物之最鉅非可以爲貢者也此所記海陽大蟹蓋亦尋常巨蟹耳孔注謂盈車之蟹較是

目深桂一本作自深注同

孔氏曰目深亦南蠻也王氏補注曰山海經招搖之山多桂注葉似枇杷花叢生冬夏常青閒無雜木楚辭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

秋濤曰說文深水出桂陽南平西入營道按漢桂陽郡在今湖南直隸郴州其所屬南平縣在今湖南直隸桂陽州藍山縣東五里其水名深而地產桂蓋即古目深國矣伊尹四方令云正東漚深是漚與深相

近今郴桂之地距閩越駱越之甌皆不甚遠疑周之
目深卽商之深也海外北經有深目國爲人舉一手
一目在其工臺東大荒北經云有人方食魚名曰深
目民之國郭璞注曰亦胡類但眼絕深按山海經之
深目自是北方之國與此南方目深迥不相涉畢尚
書引此以釋山海經非也本草別錄云桂生桂陽牡
桂生南海山谷陶弘景曰南海卽是廣州此桂廣州
出者好交州桂州者形段小而多脂肉亦好湘州始
興桂陽縣者卽是小桂不如廣州者據此是漢魏以
前皆重桂陽之桂自陶以後始謂桂陽不如交廣矣
會稽以disabled皆面西嚮一本無面字

孔氏曰其皮可以冠鼓冠一本作爲疑當作冒自大麈已下至此向西面也一無面字王氏補注曰越絕傳禹封大越上苗山秋濤按今本越絕書作茅山會計更名會稽山海經江水多鼉注似蜥蜴長二丈有鱗彩皮可以冒鼓詩鼉鼓逢逢疏云四足長丈餘甲如鎧皮堅厚宜冒鼓

秋濤曰吳越春秋云禹巡行天下會計修國之道因以會稽名山因爲地號此言山名會稽因卽以會稽名其地是秦漢立會稽郡之所由昉也史記夏本紀禹會諸侯於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名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又越王句踐世家云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而奉守禹之祀文身

斷髮莪草萊而邑焉吳越春秋云少康恐禹迹宗廟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賀循會稽記云少康其少子號曰於越越國之稱始此秋濤按越與揚一聲之轉會稽地屬揚州故少康封其子命曰越國百越之名皆緣此而起越絕書云無餘都會稽山南故越城水經注云秦望山南有嶕峴峴裏有大城越王無餘之舊都也故句踐語范蠡曰先君無餘國在南山之陽一統志云故城在今會稽縣東五十八里相傳無餘所都也王會篇所言會稽之國蓋即越地舉其都地以爲名也又按會稽山在今浙江紹興府會稽縣東南十三里此山見於職方爲揚州之

鎮爾雅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山海經云會稽之山四方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砆石郭璞注云上有禹冢及井水經注云古防山也亦謂之茅山又曰棟山越絕書云棟猶鎮也史記秦始皇三十七年出遊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立石刻頌秦德又太史公年二十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隋書開皇十四年詔以會稽山爲南鎮自唐宋以來列於嶽鎮海瀆之秩祀配於郊壇有事祭告使者相望葢東南名山必以會稽爲稱首云至秦會稽郡因古會稽地爲名境土遼闊今之蘇州常州鎮江松江等府及浙江全省郡縣皆是而郡治則在今江蘇蘇州府吳縣西

漢會稽郡治亦然東漢至隋會稽郡治則爲今之浙江會稽縣以地勢揆之王會之會稽蓋專在越地而不能兼及吳地也䵶卽鼉字說文鼉水蟲似蜥易長大陸璣詩疏云似蜥易長丈餘其甲如鎧皮堅厚可冒鼓字亦作鱓夏小正二月剝鱓傳云以冒鼓也

王會篇箋釋卷上終

錢塘諸可寶覆勘
吳縣吳大彬分校